

散步情懷

· 霜 花 ·



澄靜緘默的日子，到郊外散步，是消遣世慮的一法。散步，使我玩味自然，而在包羅萬象的自然中，可以撿拾到殊堪留藏的萬千品類。要不，對景懷人，靜靜地思憶往日時光，也足以令夢魂顛倒，撫念今昔，別有一分感觸。

一月的末尾，風仍然像從冰窖裏翳透出來似的。這天清晨，我單獨一人來到村邊的田野；霧濛沈沈，近處的竹林，似夢非夢地半睜著睡眠，橫躺在灰蓬蓬的大地上。聽得見那裏面有啾啾的細語，那是從樹梢落下的風聲，但隨即和著竹叢邊清淺的河水帶走。竹林外邊，斷斷續續的犬吠打破靜謐的薄殼，格外顯得耐人尋味，與「深巷寒犬，吠聲如豹」的景況却又迥異其趣。聞不到雞啼，連蛙聲也不知沉默於何時，四周悄然，沉陷在一夜無語的寥落裏，還有那往往擾人清夢的麻雀，還未飛上柔枝。我愛靜，但太靜了或許有點寂寞，我顧盼的雙目，期待那忽左忽右流盼睥睨的雀兒，或聽聽牠們撲翅爭吵的鬧聲。我知道我是來得過早了。

于河畔，汨汨的水流帶著玄黑的顏色。昨夜的月光曾逡巡在她的波心，此時，她沈吟著戀念的曲調。水波輕觸著水草迤邐的足尖，草色翠綠欲滴，草香分外清芬。我懷想朝暾裏

千萬株掛著露珠的水草，閃耀生輝。在最平凡的地方，我們會發現不平凡的事物，你看，那滴瀝溜轉的露珠，不都在告訴我們，每個人的生命裏，必存有絢爛的東西嗎？

紫色的牽牛花，瑟縮地蜷伏在水邊的椰子樹下，圈守著一小片土地，零散而緊皺的花苞，依舊沈醉在未完成的溫柔夢中。這些花，猛的使我憶起剛逝的舊事——如洗的晴空底下，我們一群汗流浹背的學生兵，在望似無盡的荒郊行軍，大概童心未泯罷，信手摘路旁的牽牛花，插在前頭同伴的五七式步槍管口，槍花朵朵，流雲脈脈，大家相顧而笑，整個臉快裂成兩半，腳底發燙的痛楚也忘記了。這添著汗水的豪邁歲月，至今我仍熱烈地翹盼，人不都是如此堅定地活著！每一樁似苦又甘，說甘還苦的心路歷程，在往後漫長的歲月，都足夠我咀嚼品味的了！

當我的步履吱吱地踩碎短硬的殘梗，穿行田野，幾隻覓食的鴿子被驚動，帶著餘悸猶存的目光倏忽遁飛。原來牠們祇知閒祥地啄食地上殘餘的穀粒，不知道惴惴不安；原來牠們是代表著和平，只知飛翔青天爭著一棒蒼穹祥雲，不必倉皇奔竄；其實我也祇想欣賞牠們雪花般



的羽翮，寧靜的安祥，可是，牠們避之猶不及的懼貌，終於使我隱隱地難過。為什麼我們要生活得這樣匆忙，浪費生活呢？「時間祇是供我垂釣的溪」梭羅的湖濱散記這樣記載，中國士人崇尚簡逸，佛教禪定講求的靜慮，所有這些玲瓏剔透的諍言，無一不是要我們懂得生活，做個享受生命的人，人生道上嵯峨難行，但當我們揮汗奮前的時候，還是應該緩下脚步，瀏覽四周雜花生樹，群鶯亂飛的明媚景色。

我在淡淡的霧的氛圍中，佇立多時，徘徊半晌。遠山透過這層液體似的空氣，好像更瘦了，天上的灰雲，摻入了第一道酡紅的曙光，像款擺的金魚尾裙。這熟悉的環境，使我情不自禁地掉入回憶的深淵。鄉居的種種瑣事，暮靄四合時釣青蛙的執著，在水田撿拾甘藷時兩腿的哆嗦，捉殺田鼠時的蠻橫，這一切都如家珍般藏匿心匣，偶一流放，便阻遏不住。可懷念的總覺得太多，而往往是空餘夢痕。有句話說「最能回味自己生活的人，最能真切看見自己」，我也許在荏苒的韶光裏，終於驚覺自己的長大。

「囡仔，要潑水嗎？」一聲拙重溫和的問語來自我背後，我正癡思間，被這冷不防的聲

音，嚇了一跳。回過頭，面對他不假思索地答：「不！」。老農不知何時到這裏作活，我竟絲毫無覺。他看了我一眼，沒說什麼便又彎下身去。我心裏明白，他把我當成農家小孩。而這錯誤却是美麗的，我一生摯愛農人的質樸，崇敬他們汗滴下土的工作，廣濶天地中，惟有他們刻勵成繭的巨手，才配承受造化的恩澤。「登東臬以舒嘯，臨清流而賦詩」每次看到農舍正房的匾上鐫刻「耕讀傳家」便不期然想起農人恬淡自適的生活，與上兩句陶潛的田園之樂，正好不謀而合。人世間的愛憎貪癡，都不及農家的粗茶淡飯，更能表現深刻的人生。

碧瓦深樹，廣袤田野的鐘毓靈氣已被我盡吸肺腑中，塊壘全消，內心也確實想了幾回事，覺得舒暢盈潔。若說自然是一筆精神遺產，那我定樂意任情揮霍。這時，我已汲滿了智慧的靈泉，這是提昇心靈的試煉，突然感到耳殼裏洋洋充盈，突然想到每當埋首讀書時，都有同樣的情形發生，也許這是心靈的聲音，也許即是天籟的旋律，不知是聲或是光，在低迴沉思中覓回歸家，適才的牽牛花已綻放路旁，時候真不早了。